

東

華

錄

東華錄卷之二十九

湘源蔣良騏十之父

雍正五年七月

上諭內閣頃岳鍾琪奏稱四川成都府城中有一男子沿街叫喊說岳鍾琪帶領川陝兵馬欲行造反其人已被提督黃庭桂拿獲臣不敢檄訊又不敢隱匿等語數年以來在朕前讒譖岳鍾琪者甚多不但謗書一篋而已甚至有謂岳鍾琪係岳飛之後伊意欲修宋金之報復者其荒唐悖謬至於此極岳鍾琪懋著勳朕故任以西陲要地付

以川陝重兵而奸邪之徒造作蜚語譴毀大臣其罪可勝誅乎至於川陝兵民向來淳良忠厚且受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朕卽位又屢加恩澤伊等志誠感激衆所共知共聞者今姦民乃云欲從岳鍾琪謀反是不但誣岳鍾琪一人而并誣川陝兵民以叛逆之罪矣著黃炳黃廷桂會同審明實情具奏 廣西巡撫韓良輔言粵西全州羅城陽朔三州縣有田少丁重田多丁輕者有棄產而丁銀未除得產而丁銀未納者請自雍正六年爲始按糧額派輸從之 授田文鏡河南總督加兵

部尚書銜先是文鏡係正藍旗漢軍至是奉旨拾入正

黃旗 九月雲貴督鄂爾泰奏黎平府知府張廣泗率領

弁兵攻破謬冲花苗陸續擒賊苗二百三十餘名有歸歐

鬼壘九厥交椅兀馬等寨花苗頭目冊開戶口求內附

又奏遣遊擊徐成貞等率兵往助四川總兵趙儒征勦四

川之臘汝窩擒殺甚多餘皆降服兩省各撤兵回營旨

嘉獎 又奏總兵孫宏本等擒勦臨沅鎮屬威遠新平一

帶猓賊威遠擒獻賊首扎欽匠等新平兇賊李百登率衆

投誠 吏部等議河督田文鏡疏豫省紳衿苛虐佃戶請

嗣後照違制例矜監吏員革去職銜得 旨倘有頑田拖

欠田租欺慢田主何以並不議及尋議頑佃照不應重律

論杖追欠給主直省一體遵行從之 十月岳鍾琪奏勦

撫建昌晃山賊番事竣普雄涼山地方遼闊暫請留兵丁

彈壓 旨嘉獎 順承郡王錫保等遵 旨審奏隆科多

大不敬之罪五一私抄玉牒收藏在家一將

聖祖仁皇帝御書貼在廂房視爲玩具一妄擬諸葛亮奏

稱白地城受命之日卽死期已至之時一盛京兵部主事

瑪岱之事屢奉諭旨隆科多明知干犯復行妄奏一

皇上賞銀三千兩令修理公主墳墓隆科多遲至三年竟
不修理欺罔之罪四一

聖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

皇上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詭稱伊身會帶匕首以
防不測一狂言妄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二萬兵一
時當太平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有刺客之狀
故將壇廟桌下搜查一妄奏被劾知縣聞讞原係何官察
亂朝政之罪三一

皇上謁 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一妄奏調取年羹堯來

京必生事端一妄奏舉國之人俱不可信奸党之罪六一
交結阿靈阿揆敘邀結人心一保奏大道之查嗣廷一狗
庇傅爾沈竹戴鐸巴海不行查叅一比臆伊門下行走之
蔡起俊一狗庇阿錫爾法敏將倉場所奏霉爛倉米着落
歷年監督分賄之案巧爲祖護具奏一曲庇菩薩保囑託
佛格免叅不法之罪七一任禮部尙書時所辦銓選官員
皆自稱爲佟選一縱容家人勒索財物包攬招搖肆行無
忌一狗庇提督衙門筆帖式詹泰囑託屬任吏部侍郎勒
什布改換成例一發遣安西人犯應給口糧並未金等處

應裁應補兵丁之處故行推諉欲以貽誤公事一因係佟
姓捏造惟有人冬耐歲寒之語向人夸示以爲姓應圖讖
一自知身犯重罪將私取金銀預行寄藏菩薩保家一挾
勢用強恐嚇內外人等貪婪之罪十六一索詐安圖銀三
十八萬兩一收受趙世顯一萬二千兩一收受滿保金三
百兩一收受蘇克濟銀三萬六千餘兩一收受甘國璧金
五百兩銀一千兩一收受程光球銀五千兩一收受六格
貓銀映紅寶石一收受姚讓銀五百兩一收受張其仁銀
一千兩一收受王廷揚銀二萬兩一收受吳存禮銀一萬

二千兩一收受鄂海銀一千五百兩一收受佟國讓銀二
千四百兩一收受佟世祿銀二千兩一收受李樹德銀二
萬一千四百餘兩一收受菩薩保銀五千兩以上罪案昭
著隆科多應斬立決妻子入辛者庫財產入官疏入

上詔議政大臣內閣九卿等諭曰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款
重罪實不容誅但

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

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誅戮雖于國法允當而朕心
則有不忍隆科多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屋三間永遠

禁錮伊之家產何必人官其應追賍銀數十萬兩尙且不
足抵償着交該旂照數追完其妻子免入辛者庫伊子岳
興阿革職玉柱發往黑龍江當差 閩督高其倬疏報台
灣水沙連等社寇番自朱一貴作亂後不納餉賦肆行劫
掠臣分台履道吳昌祚等率弁兵番壯分路襲根進剿擒
首惡骨宗等二十名各社相繼歸誠 命大學士九卿等
視浙撫李衛所進瑞穀大學士等奏言 皇上至德光昭
太和翔洽是以宇內徧產嘉禾浙江又呈瑞穀臣等不勝
歡欣得 旨此非朕涼德所能致想浙江省澆漓之習必

然丕變是以感格

上蒼如此瑞應朕深爲浙省臣民慶幸著曉諭浙江通省
戶部覆奏河督齊蘇勒疏報江南朱家口堵塞後丈勘
得泗州虹縣桃源睢寧宿遷五州縣新淤成膏腴美地二
萬二千六百二十二頃六十三畝零應卽於雍正六年陞
科銀四萬八千四百五十兩零並設立衛守備從之 鄂
爾坤圖拉管轄屯田總兵馬觀伯奏猷瑞麥一莖十五穗
上諭今歲各省俱產嘉禾頃馬觀伯復猷瑞麥朕觀自古
帝王本不以祥瑞爲尚因今歲爲遵行籍田典禮之初卽

獲感召天和是以特爲表著但恐地方有司未必深悉朕心或借端粉飾致有隱匿旱潦不以上聞者着將雍正五年以後各省所產嘉禾停其進獻 順天學政孫嘉淦疏考試八旂文童正紅旂佐領常鼎倩錦手賈子常克試入學查叅治罪

上獎其秉公下部議敘加二級

諭王大臣等現今西藏頗羅鼐帶兵報康濟鼐之仇與阿爾布巴戰鬪相持應派大臣料理俟來年青草發時前去其料理藏內軍機著左都御史查郎阿副都統邁祿前去

選派西安滿洲兵四百名隨往四川綠旗兵著銜儀使周
瑛帶領陝西綠旗兵著總兵周開捷帶領雲南綠旗兵著
交鄂爾泰派總兵副將各一員一駐又木多一領兵進藏
各償銀有差等議查郎阿於明年正月自京由西安西寧
同周開捷出口進藏從之 十二月王大臣審奏延信罪
狀二十款請按律斬決 旨從寬免死與隆科多一處監
禁

雍正六年正月諭內閣大名知府曾逢聖前此被叅虧空
朕料必有作弊貪贓之款令該督藩臬等曉諭地方果有

受屈被害之人准其以寔控告審理昨聞有七秀才呈告
曾逢聖居官劣欵而布政使張迺將此秀才嚴刑斃命詐
稱在監病故且坐以平素積惡之名不恩既奉辯究諭旨
誣告自有國法豈有訟獄未定曾逢聖之案未結而將首
告之人遽以三本斃其命此必有意袒護曾逢聖恐首告
者多先殺一人以銷眾口似此慘酷之行世所罕見宜兆
熊劉師恕身爲總督置若罔聞負朕任用之恩魏定國專
司一省刑名乃任張迺恣意妄行及朕近加詰責則全推
於張迺而置身事外若然則直隸臬司之設何爲張迺魏

定國俱著解任著福敏史貽直前往秉公嚴審 湖廣總
督邁柱奏隄工八事一每年修隄業戶按根均派有賣富
差貧以少派多之弊應確估土方夫數及每根一石應出
夫數造冊存案仍出示曉諭俟業戶悉知以杜浮開濫派
之弊一長江太隄漫溢時多應相舊隄之勢無人行走之
處修加土一尺八馬往來之地修加土一尺五寸增寬之
數亦如之不如式者所司以溺職論一向來修隄諸弊非
不嚴禁無如陽奉陰違應令照河工例治罪其包折夫工
者照包攬閘夫溜夫之律一名杖枷二名以上附近充軍

一護隄插柳以一弓一十爲準連種蘆荻如所司奉行不力以設工論一州縣雖各有疆界田畝同一隄埽豈分彼此應定例同隄有險無分隔屬水利各官業戶協力搶護惟諉抗阻者治罪一支河曲港及隄內溝洫應責成水利各官于冬晴水涸時督同業戶盡力深濬度其形勢或設木閘或砌瓦筒以時閉洩庶旱澇無虞一隄埽衝潰之處必積浮沙遽加上填根脚難固應刨刷至底然後層土層砌引錐鑽試灌水不漏者方爲堅實草率者責令賠修一隄外砂礫不堪取用隄內取土又慮潰濫無常應于農隙

東華金 卷二十九
時水利及印官率民豫爲擇地取土酌量壘積險隄高廣之處無事可作歲修有險可以搶救亦思患預防之一策諭獎辦理允當又疏報各屬隄埝業戶按糧派夫照上年水痕加高修築支河亦自行挑濬

上諭修築江隄百姓踴躍行事可嘉宜沛特恩賜帑銀六萬兩令邁柱酌量工程多寡分給使小民均沾實惠工程永遠堅固以副愛養楚民至意 先是雍正三年四月總督高其倬奏安南國疆界有內地舊境一百二十里應卽清理于賭咒河立界國王黎維禔具疏陳辯

上命總督鄂爾泰再行確查給還八十里于鉛廠山下小河內四十里立界國王復疏辯五年五月頒勅該國王不必以從前侵佔內地爲嫌中心疑懼拳拳申辯爲此無厭之求則亦負懷遠之仁矣九月復遣內閣學士任蘭枝偕左都御史杭奕祿等往諭未至國王奉勅悔罪上表謝至是復以鄂爾泰所查鉛廠山地立界並勅諭杭奕祿等賚往宜讀賜勅口朕前令守土各官清理疆界原屬行之內地未令清查及于安南也督臣高其倬以職任封疆詳考志書兼訪輿論知開化府與安南分界處當在逢春里之

賭咒河于是一面設汎一面奏聞比因該國王陳奏朕特
降旨令撤汎另議立界又恐高其倬固執已見復命接任
總督鄂爾泰秉公辦理鄂爾泰體朕懷遠之心定界于鉛
廠山下小河較舊界已縮減八十里誠爲仁盡義至此皆
地方大臣經理疆界職分所當爲朕統馭寰宇凡屬臣服
之邦皆隸版籍安南旣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較論
此區區四十里之地若該國王以至情懇求朕亦何難開
恩賜與祇以兩督臣定界時該國王激切奏請過于舛望
種種陳訴甚爲不恭該國王旣失事上之道朕亦無從施

惠下之仁此天地之常經上下之定体乃王自取非朕初心也頃鄂爾泰將該國王上年十二月內本章呈奏知該國王深感朝廷之仁自悔從前之悞踴躍拜命詞意虔恭朕覽閱之餘甚爲嘉悅在王既知盡禮在朕便可加恩况此四十里之地在雲南爲朕之內地在安南仍爲朕之外藩一毫無所分別著將此地仍賞賜該國王世守之二月四川巡撫憲德音叅革按察使程如絲奉旨正法于部文未到之前縊死顯係提塘漏洩請行裁革九卿議提塘向係微末職銜無愛惜功名之意又難以裁革請行令督

撫於本省武進士及候補候選守備內揀選三年無過准
照本班卽用從之 湖廣提督劉世明奏言湖廣沿河塘
汎距遠兵少客舟被劫聲息不相聞請撥各協營兵船每
月三次巡江洞庭協額船五十如常遊巡其武昌荊州常
德岳州水師營分防處每汎留兵十名船一餘悉撤回並
將沅州協兵船二十分撥長沙衡州鄖陽俱爲遊巡用下
部議行 命三品京堂趙殿最往打箭爐外噶達地方監
造達刺喇嘛廟 三月福建提督石雲倬奏巡撫常賚
縱容家人擅坐大轎途遇不避得 旨該督嚴察具奏

安徽巡撫魏廷珍言鄉民違例演戲應嚴禁得

旨州縣村堡之間借演戲爲名斂錢耗費招呼朋類開設賭場種種不法此則地方有司所當嚴禁者至于有力之家祀神酬愿歡慶之會歌詠太平在民間有必不容已之情在國法無一概禁止之理今但稱違例而未分晰原由則是凡屬演戲皆爲犯法國家無此科條也朕立法皆准情理至當其有不便而難行者則奉行之不善也 諭兵部烏蒙鎮雄等處猥夷不法已經勦撫今又有匪類餘黨私自嘯聚現在用兵搶拿所有用兵事宜俱著總督鄂爾

秦節制調度其四川建昌等孤兵堵截亦聽鄂爾泰節制
調度 四月湖廣總督邁柱奏鎮竄凶苗倚恃險阻野性
難馴時入內地劫劫害民雖特設重鎮多布汛防必待轉
報而後遣兵凶苗已遠颺竄匪難于弋獲臣廣為諮訪聞
原任雲南提督張國正先任鎮總兵以勦之法治苗
甚善凡遇失事探竄賊踪爲何寨何苗一面飛報一面携
兵馳往圍寨搜擒出其不意如鷹之捕鳥取其疾速而鳥
可必得也諸苗畏憚大斂凶鋒臣今與總兵周一德循行
此法期獲罪犯而止不敢過爲殺戮以廣皇仁得 旨據

理而論制服凶苗自當如此但情形究難遙度全賴大吏
詳審熟籌方收因地制宜之效 又疏請移漢陽府通判
駐漢口鎮荊州通判駐沙市又請裁施州大田二衛所併
爲縣尋定縣名曰恩施 署南鎮總兵張溥奏准巡撫布
爾泰咨開本標隨丁名糧俱行招募補足已將隨丁六十
分考補五十四分暫留六分再行考補得 旨文武原屬
兩途養廉用度亦各不伴督撫衙門耗羨等項足資爲用
隨丁固可革除提鎮舍隨丁名糧之外別無所出倘將此
項裁革無以養廉勢必諸事掣肘且衙門用度不足卽有

潔廉之員亦易改操此揆情度理有不當革除者今布爾
泰併鎮臣之隨丁名根亦勒令革除殊非中道

上諭內閣錢糧火耗原非應存之項朕本欲將此項悉心
禁革而博采輿論凡州縣官實有不得已公私兩項之
用度者若全無耗羨必致加派巧取於民所以雍正二年
山西巡撫諾岷請以通省耗羨提解布公將閩省公事之
費以及土下養廉之需歲皆取於此實通權達變之善策
朕是以降旨允行此提解火耗之所由來也伊都立接諾
岷之任曾奏稱虧空清楚將來耗羨便可充餉朕嚴飭曰

本地羨餘只應作本地用度若歸公充餉斷無是理且恐相沿日久遂成公項不肖官員竟有重覆徵收之事矣田文鏡亦曾奏稱豫省虧空彌補已清火耗尙有贏餘等語朕批示曰果有贏餘則當增添官員養廉之資使其用度寬裕尙再有贏餘則當再減民間火耗之數使其儲蓄充盈蓋朕之准提解耗羨原是愛養官民之苦心若支給地方公用之外尙有餘資卽准收作公項朕必不爲也前陳時夏亦具奏提解耗羨之法因其有分別地方有無多寡之語朕諭云若有所分別便可高下其手易滋弊端諭旨

如此聞陳時夏曾向人云奉旨令全提耗羨此乃陳時夏曾向人云奉旨令全提耗羨此乃陳時夏自行奏請之事而以名歸之朕朕不受也今魏廷珍又效法之具摺陳奏恐外人不知以爲出自朕意故此曉諭蓋提火耗之舉若行之果善亦督撫分內之事不得居功而行之不善實足爲身家性命之患總在伊等自行度量願行者朕不拒阻不願行者朕亦不强也 五月

上諭內閣田文鏡自到河南忠誠休國公正廉明以此上感天和從前三年收成豐稔而今歲八府各州二麥復登

大有又於連年豫省黃河工程當暑雨之際全無汎濫此皆天地嘉佑之明驗吏治民風之善實爲直省第一鄂爾泰公忠誠勤實心在事是以雲南地方連歲豐登若各省督撫皆如田文鏡鄂爾泰則天下允稱大治矣今思山東民俗官方宜加整理著將田文鏡授爲河東總督管理二省事務此朕因人設立之曠典不爲定例 鄂爾泰疏報調遣官土弁兵深入賊巢擒賊首惡苗刁正彥并其党羽得 旨嘉獎議敘 七月命浙江督李衛管理江蘇七府五州一切盜案各營弁兵聽其調遣 田文鏡奏河南孟

津縣居民翟世有本年四月拾獲陝西人秦太買花銀一百七十兩尋主給還並不受謝已給匾獎賞並請立碑獎勵 旨朕心深爲嘉悅著給與七品頂戴仍賞銀一百兩以後各處奏招金不取者甚多不能悉載 江西巡撫布蘭泰奏叅清江知絲牛元弼於需雨之時並不親身祈禱甫禁屠宰旋開筵唱戲政務不理臨江知府吳思景代爲隱諱請一并革職得 旨牛元弼於屠宰開禁之後張筵唱戲不比祈禱之時若牛元弼平日性好聲歌耽於逸樂布蘭泰何不早行叅奏至所叅政事不理亦當指實其廢

弛者何事今因一時意見遂將該縣嚴叅并知府一同革職定例屬員犯贓知府徇庇及失察其處分降級調用今因屬員唱戲而遂將知府革職似此越例之事幾有作威作福之意矣凡督撫當爲國家愛惜人才若誤去一員更復誤薦一員於上天下人才幾何豈可因一時之喜怒而濫行摧折乎水旱爲災係乎督撫大臣之感召徒恃祈禱虛文已屬庸鄙之見又欲委過屬員以卸己責不亦屈抑之甚乎牛元弼具思景不必革職若二人另有虧缺劣蹟著查明續叅若別無劣蹟著送部引見

御史晏斯盛叅

奏八旂巡役每以查拿僭越借端肆橫臣乘馬入城並未
令人導引祇因隨行一騎偶然驚突當被前鋒兵丁等將
臣拘至營房及管旂大臣問明始行放回似此巡查不實
臣不敢以事涉己身隱忍緘默得 旨凡官員等車馬儀
從各有等次从前降旨申飭原以重體統而防僭越今右
翼前鋒兵丁藉端滋擾混行查拿甚爲多事若被屈害官
員隱忍不言則此輩益至肆行無忌晏斯盛據實陳奏甚
屬可嘉者交部議敘其生事妄行拘禁之兵丁及該管官
員等著交部議處 鄂爾泰奏四川所屬涼山近連米貼

駐劄之處較遠而與滇黔二省相近著鄂爾泰總督雲貴
廣西三省 加浙江糧道蔡士胤僉都御史銜爲浙江觀
風整俗使 岳鍾琪報四川建昌鎮屬喇汝窩逆番了馬
車糾黨搶劫撥兵進勦于本年七月擒獲了馬車並賊黨
番疆底定 十一月 諭內閣江西巡撫布蘭泰人言其
過于刻薄朕面加詢問據稱臣在江西所辦事件往往從
重從嚴待皇上敕改使恩出自上朕聞此語心中戰慄不
覺汗流浹背夫辦事之道惟在秉公得理中正無偏今有
意嚴刻先爲過甚以待朕折中必朕留心体察方得更改

伊又未預先奏明朕又安從遺料其有心過嚴而事事皆爲駁正乎况巡撫所辦事件不陳奏于朕前者甚多安可預存嚴厲之見布蘭泰爾職已甚著革職 湖廣總督邁柱疏言各州縣起解錢糧例有兩文一批一文投巡撫衙門掛發一文同批投藩司衙門兌收並同錢糧交與解役解役與庫書一氣多有壓匿文批將錢糧不歸藩庫徑交庫書之家拆分挪用及放債圖利等弊請嗣後起解錢糧令先期三日將現解某項某數錢糧于某日起程緣由具文由輔遞通報府道督撫衙門併將某州縣離省城路程

聲明既杜侵盜之弊亦免中途遲滯疎失之虞下部議通行 十二月諭兵部嗣後下江軍政舉劾著總督范時繹會同浙督李銜辦理 戶部覆署甘肅撫張廷玉奏甘省山前撫石文焯收買小錢改鑄大錢擾民已甚請暫停鼓鑄應如所請得 旨前伊都立會奏請收買小錢朕嚴飭以民間行使已久今若收盡一時未能多鑄大錢則市易不敷大有不便石文焯又奏請朕批諭不可急驟乃石文焯復具摺懇請朕以必確有所見是以允行不料貼累官民至于如此石文焯甚屬草率交部議處 戶部覆廣西

撫金鉞疏言桂林府屬潯江等處各礦請召募本地殷實商民自備資本開採所得礦砂以三歸公以七給商其梧州府之芋英山產有金砂請令委員辦理粵西銅器稀少不足以資鼓鑄如開採得銅並請價買以供鼓鑄從之

諭戶部江南錢糧積欠甚多著戶部侍郎王璣刑部侍郎彭維新前往會同巡撫清理具奏蘇州等府著道府等五員分查江淮揚三府及徐道邗海四州分查大員等于科道部屬揀選引見派出亦令李衛與聞 貴州巡撫沈廷正疏言前撫臣何世璠奉勅建龍神祠將祀明臣王守仁

之陽明書院移其牌位改作神祠查王守仁謫貴州龍場
駟丞時講明聖賢之學化民牖俗黔人士始知誦習詩書
臣考之記載訪之輿論主守仁實有功名教是以陽明書
院素爲貴州省城士子瞻仰讀書之所請仍其舊別建龍
神祠字得 旨此舉妥協之至何世璣素留心理學伊等
皆各立門戶互相是非若云無心之失何至錯悞若此不
必究論俯順輿情改建爲是

雍正八年正月 景陵寶成山上產靈芝三本宜付史館
二月命錫本朝公爵嘉名 國子監司業崔紀疏言國

子監例每年咨取各省貢監生赴監肄業其不來者託送規禮卽准爲到監給告假印票永不繳銷伏思貢監生中實有道遠資難不能赴監之人一概促來又不必親來是專爲陋規不爲肄業又定例到監肄業歲貢入個月例監內廩生十四個月增生附生十六個月俊秀二十四個月期滿方准咨送考職竟有不俟期滿或並未到監時補出規禮卽倒提年月咨送積弊相沿請均禁止部議從之尙書德明疏言外任官交代錢糧皆戶部專司查核以村侵虧惟馴道交盤錢糧動撥疑項雖案存戶部而交盤向

不報核因各省駙站供應夫馬糧料兵牌勘合均在兵部
每年奏銷例由兵部核覆止將餘銀數知照戶部不無兩
相影射請嗣後各省奏銷仍在兵部核銷外其陞轉離任
交盤錢糧造具四柱清冊送戶部核對不符者卽行駁查
則錢糧得以歸一不肖官吏不得乘机舞弊又疏言臣部
爲刑名總匯設立南北監羈禁罪犯司獄係微員責成綦
重今雖設滿漢司獄人員僅供收發管束誠難一日虛懸
凡司獄缺出部選遠省人員到任需時以致員缺久懸請
嗣後漢司獄缺出俱以人文到部之員掣補命下之日卽

可到任至陞迂之法滿司獄舊經臣部題定三年無過卽陞惟漢司獄必俸滿方准應陞請漢司獄亦照滿司獄例三年無過以應陞之缺陞用俱下部議行 福建巡撫劉

世明奏言福建民習天主教者其家不奉神佛祖先習無爲羅教者闔家俱吃齋臣通飭嚴禁得 旨但應禁止邪

教惑衆從未有禁人吃齋之理此奏甚屬乖謬紛擾若將

此等妄舉以爲盡心任事實力奉行則大誤矣 三月命

西藏辦事內閣學士僧格統兵一千五百至騰格里腦兒

駐防 四月命改定大學士爲正一品尙書爲從一品

大學士曾議福建總督高其倬奏恭閱

福陵形勢其龍輿

承陵共祖同源分宗抽幹發自長白嶺之西行於渾河之
北萬峯拱照羣水滌洞惟是 陵前左畔水法因夏日隘
口流行以致稍更故道弓抱之勢微覺外漲必須順導河
流方稱盡善應如所奏从之 江蘇學政張廷璐疏言向
例學政衙門發各州縣循環簿遇生員告狀作証者填註
按季數換以憑查考而州縣往往視爲具文且簿內但言
詞訟不及錢糧應飭各學將文武生員及貢監造簿送學

鈐印發回各州縣于理事時生監令本人于薄內姓名下親書年月爲某事到案並着花押至應納錢糧若干已完若干一併註明申送則詞訟多寡錢糧清欠案簿瞭然庶優劣易定而勤懲可施矣部議從之 五月侍郎劉於義等奉 旨考試各省拔貢奏湖北楊可鏡卷文理荒謬下部議湖北學政凌如煥應降一級調用得

旨朕聞楊可鏡係明臣楊漣元孫楊漣之子楊之易爲江南松江府同知于順治四年遭松江提督吳勝兆之叛捐軀殉難忠節凜然比蒙

世祖章皇帝之恩優加賚恤此卽楊可鏡之曾祖也朕思
楊漣父子兩世忠義其後嗣子孫若稍能自立品行無虧
雖文藝不工亦當格外造就該學臣將伊入于選拔之內
未必不因此起見但不將緣由奏明是卽辦事無識無才
之處耳楊可鏡准作選拔赴國子監肄業仍着禮部帶領
引見湖北今歲選拔貢生較他省甚優凌如煥免其降級
仍留湖北學政之任

東華錄卷之二十九終

東華錄卷之三十

湘源蔣良騏干之父

雍正七年正月雲貴督鄂爾泰奏十月二十九日恭遇

萬壽令節滇南省城五色慶雲捧日經辰巳于三時至十

一月朔絢爛倍常呈現兩日實從古未有之祥 旨朕每

遇嘉祥不敢絲毫慶幸惟倍加敬畏况此實卿忠誠所感
而現於朕壽日者正表卿愛戴之心也尋允宣付史館

巡察山東御史蔣洽秀題叅利津知縣李周定陶知縣張
釗奉行保甲不力 旨數省之中差遣御史巡察盜案驛

站者皆因地方遼濶以補督撫耳目所不及非令操叅劾
之柄侵督撫之權也蔣洽秀以不力行保甲叅劾知縣二
人是顯欲自作威福矣夫保甲社倉二事本屬善政然行
之必以其漸始於地方有益而閭閻不擾是以數年來降
旨督催恐急遽中轉滋民累也山東已在田文鏡節制中
屬員優劣自能訪察亦不必更設巡察御史着將蔣洽秀
撤回 二月諭內閣歷來河道總督如靳輔齊蘇勒實能
爲國宜勞又安百姓合於有功民社祀典從祀之例着巡
撫尹繼善等於就近地方建祠祭祀 三月飭令各省督

撫提鎮凡有揭帖必隨本章同發封套註明月日申送通政司于送本次日始令提塘分送部院科道從御史姚之駟請也 諭內閣田文鏡蒞任豫省以來實政實心感召天和該督之功實爲可嘉兼該省紳士庶民風俗向來醇樸又能遵封疆大臣之教人人向義輸忠實可謂良民矣著將豫省雍正三年錢糧蠲免四十萬豫省士風謹厚有餘而才具明通不足著將所屬府州縣選才猷可供任使者不拘人數資格送部引見又念中州之民務本力田勤于耕作著于例舉老農外每處各舉一人給以八品頂戴

岳鍾琪奏四川逆蠻截糧傷兵提督黃廷桂遵旨率兵
先勦雷波維波拉密旋攻結覺又平定平廬噶哈阿路阿
照等寨洞一百餘處兇犯全獲 旨嘉獎 鄂爾泰奏撫
臣張廣泗遣兵進勦苗眾丹江雜溝生苗畏威投誠其上
下九股及清水江古州等處以次寧貼 旨嘉獎 雜均
湖廣丁銀數目派人錢糧徵收從總督邁柱請也 命領
侍衛內大臣三等公傅爾丹爲靖邊大將軍北路出師三
等公岳鍾琪爲寧遠大將軍西路出師征準噶爾噶爾丹
策零 王大臣等議北路出征事宜得 旨振武將軍公

巴賽爲副將軍振武將軍卬務著順承郡王錫保管理都
統際奈石禮哈散秩大臣公達福前鋒統領袞泰副都統
戴蒙覺羅海蘭俱爲叅贊大臣前鋒統領丁壽以都統銜
爲前鋒統領總兵魏麟閔文繡統領車騎營兵副都統納
泰統領奉天兵副都統塔爾岱西弼顏統領索倫兵副都
統費雅思哈統領寧古塔兵副都統阿山統領右衛兵副
都統蘇圖統領寧夏兵副都統承保常祿統領察哈尔兵
副都統馬爾齊袞布統領土默特兵塔布囊丹巴沙津達
等統領喀喇沁土默特兵法敏伊都立巴泰西琳傅德管

理根餉侍郎承國隨靖邊大將軍印往北路軍營 浙督

李衛奏臣奉 旨人覲請以欽差查根副都御史性桂署

浙督觀風整俗使蔡士艸署浙撫下部知之 四月湖廣

總督邁柱疏叅工部尙書黃國材之子湖北省政使黃焜

令家人開當逐利買房賃租黃國材有廣西捐納案內應

賠銀未完雍正四年又用銀六百兩買屋一區恣行欺罔

並不變產完帑得 旨令國材回奏國材疏稱臣自奉文

追銀已交銀十五萬九千兩又有商人領去紬緞皮貨變

價銀三萬兩在本年完交其餘房屋一時難售素人以國

材以辦革任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勦撫貴州古州等處
現將湖南兵酌撥一千名前往 岳鍾琪奏西路軍營臣
議派文武員弁共三百二十四員馬步兵丁共二萬六千
五百名報聞

上諭四川撫憲德奏報耕籍日期本內有臣念切祈年識
慙學稼等語藉田乃授時重農之夫典並非令督撫等學
習耕稼之事也憲德因此大典陳奏自應倍加敬謹乃云
識慙學稼爲此輕忽之詞竟同見戲殊失陳奏之體朕因
憲德素無學問之人是以止于降旨申飭若係通曉文學

之臣而悖理若此便應交部察議 又諭每見臣工章奏
有山川效靈等字輕慢神祇屢降旨申飭今衍聖公孔傳
鐸奏賀慶雲本內仍用乾坤效靈字樣想未見歷來諭旨
耶又五月李鳳翥奏賀瑞芝本內自稱蓬筮陋儒此本奏
賀慶雲又稱擲地才疎敢含毫而賦五色李鳳翥既以儒
者自居則陳奏本章自應加意慎重不當作遊戲之詞若
未曾作賦而云作賦則以奏盡屬虛文若實曾作賦便當
進呈御覽若自知不能自賦而引此字詞奏成自謙之語
陳於君上之前豈儒者之道乎更可異者貼黃內大賈賈

字誤寫賁字莫非有意譏朕不應賁而賁乎似此輕慢疎
忽狂妄奸詐儒者固當如是乎着明白回奏 先是湖南
郴州人曾靜因考試劣等家居憤鬱忽圖叛逆造其徒張
熙詭名投書於川陝總督岳鍾琪勸以同謀舉事岳鍾琪
拘留刑訊究問指使之人張熙甘死不吐岳鍾琪置之密
室許以迎聘伊師佯與設誓張熙始以曾靜供出岳鍾琪
具摺併其逆書奏聞奉 旨差刑部侍郎杭奕祿副都統
覺羅海蘭至湖南會同巡撫王國棟拘提曾靜審訊據曾
靜供稱生辰山僻素無師友因應試州城得見呂留良評

選時文內有妄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語遂被蠱惑
隨遣張熙至浙江呂留良家訪求書籍呂留良之子呂毅
中授以伊父所著詩文內皆憤懣激烈之詞益加傾信又
往訪呂留良之徒嚴鴻逵與鴻逵之徒沈在寬等往來投
契因至沈溺其說妄生異心等語隨將會靜張熙提解來
京先命浙江總督李衛搜查呂留良嚴鴻逵沈在寬家藏
書籍所獲日記等逆書並案內人犯一併拿解赴部命內
閣九卿等先將會靜反覆研訊并發看呂留良日記等書
據會靜供稱前因輕信呂留良邪說被其蠱惑兼問道路

浮言愈生疑罔致犯弥天重罪今蒙一一訊問並發看呂留良日記等書極其狂悖又知 聖朝深恩厚澤

皇上大孝至仁心悅誠服自悔從前執迷不悟萬死莫贖今乃如夢初覺等語因俯首認罪甘服上刑內閣九卿詹事科道等備錄供詞進呈

上諭呂留良悍戾兇頑好亂樂禍自附明代王府儀賓之孫追思舊國憤懣詆議夫儀賓後裔於親屬至爲疏賤且當流賊陷京呂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後伊親被戮澤始獲讀書成立於順治年間應試得爲諸生是呂留良

於明毫無痛癢相關其本心何曾有高尙之節也乃於康熙六年因考試劣等憤棄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後以博學鴻詞薦則詭云必死以山林隱逸荐則雍髮爲僧按其歲月身爲本朝諸生十餘年之久乃始幡然易慮忽號爲明之遺民自是著邪書立逆說喪心病狂肆無忌憚其寔不過賣文鬻書營求聲利而遂敢於

聖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公然罵詛其日記稱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於逆藩吳三桂答書亦曰清曰往講若本朝與逆藩爲鄰敵者然何其悖亂之甚乎且

吳三桂耿精忠稱兵犯順則忻然有喜惟恐其不成於本
朝疆宇恢夏則悵然若失形於嗟嘆於忠臣殉難則汚以
過失聞其死而快意惟以助虐迎寇爲心兵連禍結爲幸
何殘忍兇暴至此極也又如僞永歷朱山柳逃緬甸大軍
隨至緬甸震懼執獻軍前豈有被執時滿漢官兵轉於馬
前皆跪之事又文集內云今日之窮爲義皇以來所僅見
夫

仁皇帝六十餘年民安物阜卽義皇以來可以比我朝之
盛者不可多得而乃云未有之窮乎又日記所載怪風雷

兩細星加慧日光磨溫安捏怪誕之處甚多其他悖亂之詞不可枚舉呂留良之于呂葆中曾應試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位列清華子孫多列膠庠乃不卽燬板焚書以滅其跡且前此一件和尚謀叛之案連及呂葆中蒙

聖祖仁皇帝免其究問而呂葆中遂憂懇以死原常情而論呂葆中之兄弟子孫當感激悔悟其思掩護前非豈料抱守遺編深藏篋笥此固呂留良以逆亂爲家傳而是天道昭然使呈現於今日也應將逆賊呂留良及現在子孫嫡親兄弟子姪照何定律治罪具奏

二十年十月十日
旨呂

良呂葆中俱戮屍梟示呂毅中斬決其孫輩發冢古塔給
披甲人爲奴呂留良之詩文書籍不必銷燬 五月湖廣
總督邁柱疏請永順保靖桑植土司敗土歸流於永順設
知府府東南西北各設一縣保靖桑植地各設一縣從之
尋定新設府曰永順其東南縣曰永順西北縣曰龍山保
靖桑植所設縣仍其名 六月岳鍾琪疏言噶爾丹策零
三世弗延百夷被虐蒙

聖祖仁皇帝再三寬宥

皇上屢賜矜全而終無悔悟不遵之語見於表牋若不大

彰天討則番夷之禍難不息臣約舉王師之十勝決逆夷之必敗一日主德二曰天時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糗糧廣儲六曰將士精亾七曰車騎營陣盡善八曰火器兵械銳利九曰連環迭戰攻守咸宜十月士馬遠征節制整暇加以期日之寬舒機宜之詳密凡此全勝之宏畧咸出聖心臣知指日蕩平以報國恩得 旨朕不敢預信其必然爲有信加敬謹仰懇 上天以訖

皇考垂慈默佑早奏膚功而已 傅爾丹奏袁州右堂車兵李中倫拾銀二封驗係皇賞情懇歸還原主得 旨似

此見利思義同心同力之愜忱可靠者賞銀六十兩

上諭內閣浙江嚴鴻逵實呂留良之羽翼其詞有較呂留良爲尤甚者茲擇其悖逆之語一并宣示日記有云索倫地方正月初三日地裂橫五里縱三里初飛起石塊後出火近三十里內居人悉遷避又云熱河水大發淹死滿洲人二萬餘又云十六夜月食其時見衆星搖動如欲墮狀又或飛或走羣向東行又云舊年七月初四日星移欽天監云此星出天井垣入天市垣分野屬吳越應在數年內吳越有兵起於市井之中凡此荒唐叛逆之語自康熙五

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內所記載者不可枚舉其中惟索倫地方擁石出火寔有之事至熱何水發一事或有愚人編木爲筏觸石沉溺數人乃嚴鴻遠謂淹死滿洲人二萬餘何其妄誕至於斯極且熱河五方之人畢集而謂獨淹死滿洲有此理乎且伊又貌作迂腐曲謹之態浮薄之士簧鼓其虛譽致廷臣以修纂明史荐舉及伊者伊乃自鳴得意抗慢詭激其自記有云予意自定當以死拒之耳又云衡州人張熙字敬卿來見言其師曾靜永興縣人在彼中講學學者稱蒲潭先生夫荐舉欲死拒而於曾靜等千里

呼吸相應似此叛逆悖亂之人與呂留良黨惡其濟其罪不容於死應作何治罪之處着速議具奏 又諭呂留良嚴馮達朕已將伊極惡大罪之處宣示中外公議治罪至於嚴馮達之徒沈在寬生於本朝定鼎數十年之後亦懷不逞如雜志內錄沈崑銅詩云那知應塞龍堆婦翻補旂裘御榻旁又云剩得鼓吹鳴聒耳蛙聲又是莽新年此係沈崑銅作於本朝之初年何沈在寬於作者已故七八十年之後尙述爲美談乎又云楊大郁以孝帽終其身人因呼爲楊孝帽後其子請時貴爲題銘旌忽被怪風裂去此

與嚴鴻逵所記之徐孝先戴孝頭巾自言與先皇帝戴孝
沈倫不去髮白衣冠終其身同爲效慕梗化之民且在寬
旣稱本朝爲清時竟不知其身爲何代之人又所錄杭純
夫詩漫嗟却聘同君直又云痛哭錢塘原隰哀又錄黃補
菴時云聞說漆山無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此雖莽沈在
寬詩其手爲抄錄必與已見相同者其所著詩集存云更
無地著避秦人又云陸沉不必由洪水誰爲神州埋舊疆
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極化理郵隆目爲神州陸沉有同洪
水之患其謬戾尤爲狂肆沈在寬罪實難可道著刑部訊

取口供具奏 乙未

上御太和殿命大學士捧勅印授大將軍傅爾丹出征官員行禮畢申時

上率大將軍等詣

堂子行禮次鳴螺於兵部排設大纛前行禮畢遂御長安門外黃幄大將軍等佩弓矢跪辭以次行跪抱禮

上親視大將軍等上馬啟行 諭內閣據順承郡王錫保

以在軍前効力之謝濟世註釋大學毀謗程朱叅奏前來朕觀謝濟世所著之書意不在毀謗程朱乃用大學內見

賢而不能舉兩節借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註有
拒諫飾非必致拂人之性騁暴甚矣觀此則謝濟世之存
心昭然可見夫拒諫飾非之說朕素所深戒然必責難陳
善忠言讜論而後可謂之諫若排擠傾陷之私言姦險狡
惡之邪論豈可以直諫自居而冀朕之聽受耶試問謝濟
世伊敷陳者何事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
非能指出一二事乎謝濟世以應得重罪之人從寬令其
効力乃仍懷怨望恣意謗訕甚爲可惡作何治罪之處著
定議具奏 諭廣西省在京官員據廣西學政衛昌積奏

稱粵西風俗澆漓而紳士寧爲倡首卽該省之鄉紳在京
居官候補者亦稱本地紳士庶民湔洗積習未能驟除應
設觀風整俗使以司化導等語朕觀廣西乃邊遠小省通
籍於朝者本不多人而其中卽有謝濟世陸生楠者則該
省風俗之薄劣卽此可見矣今御史陳宏謀等請照衛昌
績所奏設立觀風整俗使獨不思尔等紳士乃兆民之觀
瞻閭閻之坊表若尔等果能於忠孝禮讓之道身體力行
以爲衆人模楷而各教訓其子弟各規勸其鄉黨則小民
慕義向善風俗自日歸淳厚若不能躬先表率而望衆歸

司教之官家喻戶曉使之易俗移風所謂遂末而忘其本也尔等各思嘉惠桑梓貽福子孫當於己身自求之

衛昌績奏畧云粵西民情大抵嗜利而無耻尋仇而輕生健訟而喜妄作一切奸淫偷盜忿爭劫殺之行千名犯分之事皆悍然行之而不顧而倡之者實自強橫之紳士始粵處邊鄙泥愚而陋井蛙夏虫識見不廣異鄉紳如虎異土子如狼故俗有舉人閣老秀才尙書之語其畏官長也不如畏紳士故俗有官如河水流紳士石頭在之語彼見奸淫偷盜忿爭劫殺千名犯分之類紳

士一一爲之無怪其漸染成風浸以惡薄也且愚民無事之日畏強橫之勢力甘听指揮奸民有事之時伏紳士之神通曲加党庇其積害不可勝言臣竊願加觀風整俗使一員以整齊而約束之但恐小民識淺未敢瀆陳近見閩省業蒙 諭旨伏思烟江瘴島誠得一例添設宜有裨益得 旨着將廣西在京官員及進士舉貢等之候補候選者通行傳諭一一詢問令其明白回奏上諭據順承郡王錫保奏稱軍前効力之陸生楠細書通鑑論十七篇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制更屬狂

特參奏前來陸生楠由廣西舉人部選江南吳縣知縣朕
覽其履歷奏摺倨傲誕妄之氣溢於言詞引見時將摺內
語摘問數條皆默然不能對彼時將伊扣缺令以主事試
用蓋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學習以冀悔改也後伊
授工部主事引見時不惟毫無敬畏且傲慢不恭顯然逆
抗形於詞色夫主事職例部曹知縣卓異行取始得陞補
陸生楠筮仕之初卽膺茲職何負於伊而竟敢懟及君父
乎伊係廣西人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爲黨援之處
是以將伊革職發往軍前與謝濟世同時効力詎意李紱

悔悟怙惡愈深借托古人之事幾冀以洩一己不平之怨
怒肆無忌憚至於此極也其論封建云封建之制古聖人
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爲害不循其制亦爲害至於今害
深禍烈不可勝言皆郡縣之故又云豈今之人固有異於
前人耶後人之心固有異於前人之心耶人猶是心亦猶
是而目下竟如是等語於今六合一統莫不尊親而陸生
楠云害深禍烈試問禍害何在所謂竟如是者又何解也
又云聖人之世以同寅協恭爲治孔子稱鄭之爲命亦是
此意後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姦邪不能盡滌詐僞不能

盡燭大抵封建廢而天下統於一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等語夫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然皆天時人事之自然豈人力所能強乎陸生楠文離謬戾至於如此其言建儲也借引漢武帝戾太子事發論云儲貳不宜干預外事且必更使通曉此等危机等語父子天性惟至誠至敬可以事親危机之說豈人子所忍形於言存諸心者乎戾太子之禍正由於曉危机也又云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其意借鈎弋宮堯母門之事以

譏本朝不早建儲貳夫建儲關係

宗社蒼生豈可易言我朝

聖

聖相承皆未由先正青宮而後踐天位迺開萬世無疆之
基業是我朝之國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其論
兵制也則稱唐之府兵云李泌爲德宗歷序府兵興廢之
由府兵既廢禍亂遂生至今爲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
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
於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等語本朝設立八旗

京師禁旅雲屯外省分設駐防此萬古良法陸生楠以國
無養兵之費搖動人聽王法所不宥也其論隋煬帝云後
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爲隋之君臣者幾希等語意又何
所指也其論人主云人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益
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疎而人之畏之者必
愈甚人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必深
其發必毒等語朕臨御以來與外廷毫無恩怨又何所庸
其畏何所庸其怒何所庸其報哉且云蓄必深發必毒此
陸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抑自蓄此心也又云怒之不敢

洩報之不敢輕乃陸生楠自述其心也彼不敢顯言托於
論列通鑑以身危禍烈等語肆爲咒詛其逆謀公然形於
紙筆矣其論相臣云當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諂誤國許凡
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卽或不當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云
宋相李綱有小人讒之亦有君子排之固人君不能修身
知人之過而亦無救無法之所致等語夫從來不廢密奏
原欲周知天下利弊無專令叅揭相臣之理又云聞言固
可知人輕聽亦有失人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無壅擇
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無悞等語朕未嘗輕拒人言亦未

嘗輕聽人言陸生楠何爲而有此譏議乎又云爲君爲臣
莫要於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無術以防
之等語君臣之間豈容絲毫權術乎其論王安石云賢才
盡屏詒謀盡廢而已不以爲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則並
聖賢之作用氣象而不知者也等語聖人廓然大公物來
順應有何作用乎又云篤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見
知天知人之言彼固未之聞也人無聖學能文章不安平
庸鮮不爲安石者等語安石誤國在不引君當道若謂聖
賢學從篤恭無爲做起則必如唐文宗之垂拱萬歷之深

居百務盡墮上下睽絕其背謬無理至此又其論無爲之
治云雖有憂勤不離身心雖有國事亦第存乎綱領不人
人而察但察銓選之任不事事而理祇理付託之人察言
動謹幾微防諂間慮疎虞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而已至若
筮豆之事則有司存等語夫萬幾躬親一人猶恐智慮未
周若悉以付託於人天下安得此才全聽備之一人乎古
來賢主未有不本乎勤勞者豈可以用人大節爲筮豆之
事置之不問也又云絳度數諫異縛順從是以自陷於朋
比而不知蓋有聖功卽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學則人欲盛

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智力衰而志氣曠未有能如其初等語朕卽位以來時時諭令諸臣以忠言讜論面折廷諍未嘗拒諫諍而喜從順也而陸生楠願以異鑄順從爲譏乎以上皆陸生楠闢通鑑中語朕特指出數條夫陸生楠身叨乙榜非若會齏之僻處深山且觀其人未嘗不小有才而乃懷不逞之邪心於進身筮仕之時肆無稽之橫議於政教修明之日且其論皆小紙寸幅蠅頭細字踪跡詭秘罪大惡極情無可道朕意欲將陸生楠於軍前正法以爲人臣懷怨誣訕者之戒著九卿翰詹科道乘

公定擬具奏尋謝濟世陸生楠俱擬斬立決得旨將諭旨各條發給二人閱看有何辯對詢明據實具奏

陸生楠奏摺有云人之所以爲國家用者才也而才技之所以能益于國家者德也才可以行善而亦可以長奸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又自恃其才至於輕意肆志而不顧又君子不自表見于大廷廣衆亦不寬假于暗室屋漏凡以知天命之如此充周而畏之又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兇何以異于佛老

七月河南巡撫王國棟疏言岳州府屬遼澗中隔洞庭石門慈利俱係苗疆九谿永定軍屯雜處文移每至稽遲有鞭長不及之慮請改所屬澧州爲直隸州轄石門慈利安鄉三縣改九谿永定一衛爲一縣設知縣教諭訓導巡檢各一員下部議行 福建巡撫劉世明疏試用知縣甫登仕版其才具短長未能卽定若遽委以政務恐用違其才貽悞地方臣思藩臬兩司爲錢穀刑名總匯新到各員照在部觀政人員例分派學習俾得通達治理亦可察其優劣量才委任 諭嘉所奏深得造就人才之法下各直省

督撫通行 大學士陳元龍疏請各省題奏本章增揭帖
一 通送起居注館記注後貯內閣從之

上諭內閣今日御史楊保條奏內稱內外秋審緩決人犯
若至三年請令該省查明請旨減等發落則各犯不至於
監禁患病死亡等語從來殺人者死律有明條試思天下
之人誰無父兄弟殺人者竟得脫然無事不令抵償爲
父兄弟孰肯甘心夫彼既傷人之命秋決時不卽抵償
乃其幸也而尙以疾病死亡爲苦乎况縱法實足長奸惡
寬宥之後而犯者愈衆也楊保希圖寬厚之名欲以刻覈

之名歸諸君上居心實屬可惡交部嚴加議處尋議楊保
革職發阿爾泰驛站効力 鄂爾泰奏報滇省廣西府城
於三月初七日慶雲現日午至酉 湖廣總督邁柱條奏
苗疆事宜一湖南民人往苗土貿易者令將所買何物行
戶何人運往何處預報明地方官給與印照註明姓名人
數知會塘汛驗照放行不得夾帶違禁之物如有官吏兵
役借端需索者一併查究一苗人至民地貿易請于苗疆
分界之地設立市場一月以三日爲期互相交易不得越
界出入仍令各州縣派佐貳官監試一苗疆州縣請選擇

諸苗悅服之人立爲苗長以稽捕緝之事三年無過量爲
獎賞其有生苗歸化者給以寨長千百戶執照三年無過
亦予獎賞造冊彙報兵戶亦請照川省之例于苗疆州縣
選安分勇敢之士苗每處用一二十名充當民壯以備差
遣訪緝仍行文武互相覺察之法以防勾通推諉等弊下
部議行 福建總督高其倬疏閩省戰船多係平台儋時
所獲長濶不稱請酌定丈尺隨時更改閩安協石營之船
多跌板沙線請改爲平底以適進哨之用又請改福建同
安泉州長福部武四營遊擊爲叅將增設灌口安海二汛

守備各一移泉州府糧捕通判駐安海汎連江縣守備駐
東營汎移東營汎千總駐廈門汎部議從之 閏七月襄
軍統領德成疏言旂人入學後許考試筆帖式取中先以
無品級筆帖式用陞任後方與有品級筆帖式較俸推陞
窃思文生員係正途與舉人僅隔一階舉人授職七品請
嗣後文生員考補筆帖式者降一等與監生一体授八品
筆帖式下部議行 八月

上諭內閣浙江署督性桂署撫蔡士舫奏進湖州民王文
隆家萬蠶同織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一尺三寸自然成就

不由人工廷臣等咸爲國家杯慶朕每遇休徵必加乾惕
備蒙

上天錫福俾黎庶長此衣食充盈乃朕心所謂祥瑞也

大學士陳元龍疏言凡稽察游民嚴設處分內城專責巡
捕營弁外城專責巡城御史及司坊官不時密訪各省宜
令各督撫嚴飭地方官稽察又言近日各衙門番役往往
與流棍串通如拿賭博開毆等犯不卽送官悉治匿犯索
財卽行私釋其窮苦無錢者方送官宜嚴定卽日送官期
限羈留者卽嚴訊番役詐駐賣放之罪俱下部議行

九

月署浙江布政使程元章奏言臣欽奉訓諭屏除科甲党
庇陋習臣前在福建學政任內署浙江巡撫蔡士胤籍隸
閩省于臣由閩赴浙前一日托莖駟道孫國奎轉屬其子
登魁科舉卽爲拒絕道臣到浙藩任士胤于八月初六日
入闈十三日欲更易外簾官與例有違亦未曲從臣惟知
恪守

皇上法度不敢周旋上司更何敢瞻徇科甲情面得旨
所奏甚是嘉尙其堅持此志毋稍遷移

聖祖仁皇帝治河方畧告成發河臣敬謹閱看 十月壬

大臣等公奏將會靜張傑依大逆不道律卽行正法

上諭曰上年張熙投書與岳鍾琪不肯供出真姓名岳鍾琪與之盟誓始一一供出彼時具奏前來朕爲之動容假若朕身曾與人盟神設誓則今日安得不委曲以期無負前言朕洞鑒岳鍾琪之心若不視爲一体實所不忍况曾靜等爲流言所惑其捏造謗言之人實係阿其那塞思黑門下之兇徒太監等因發遣廣西造作惡語一路流傳若非因曾靜之事朕何由知爲之明白剖晰耶曾靜等可以寬宥其罪另有諭旨 又

諭謝濟世在阿爾泰軍前供出昔年參奏田文鏡實出於李紱蔡珽之授意又如塞思黑從西大道調回令暫住保定未幾李紱奏稱塞思黑患病不數日奏報病故而奸黨及無知之人遂有朕授意李紱戕害塞思黑之誣語李紱並不將塞思黑自伏冥誅之處明白于衆以致啟匪黨之疑議則李紱能辭其過乎至田文鏡公忠爲國而李紱蔡珽極力陷害指使謝濟世誣參欲令言臣挾制朕躬此風何可長也李紱蔡珽着交刑部訊耶確供 岳鍾琪奏噶爾丹策零侵臣特穆等云原解送羅卜藏丹津前來行至

伊爾布爾和韶遇逃回蒙古三人稱總督令帶兵一萬從
哈密前來是以噶爾丹策零將羅卜藏丹津仍回伊犁
騎貨摺前來得旨送特磊赴京諭鄂爾泰以雲南趙
州白崖地方平地湧甘泉一股摺奏諸臣以醴泉之瑞歸
功於朕寔於朕無涉若謂朕信任鄂爾泰以成風俗之美
受上天之恩此則朕所不能辭者也十二月山西巡撫

石麟奏晉省士民情愿自備車馬運送歸化城軍需得

旨前因軍前需用駱駝鞍屐該省人民急公趨事已降旨
蠲免該省辛亥年額征銀二十萬以示嘉獎今因運送鞍

卮人復歡折効力甚屬可嘉着傳旨獎諭仍令各領應得之價 刑部議陸生楠謝濟世俱應斬決得 旨陸生楠於軍前卽行正法謝濟世從寬免死交與順承郡王錫保令當苦差効力贖罪